

蔣梅笙先生著

莊子淺訓

天台山農題



莊子淺訓第二冊

宜興蔣兆燮學

達生第十九

前於第三篇。嘗論養生之主矣。茲復以達生成篇者。蓋養生之道。必六通四關。空諸翳障。所謂達也。故不獨務外徇物。足以戕生。卽守形戀生。猶之不足以存生。何則。爲者敗之。執者失之也。是故達生之術。無難。棄世遺生。純任自然而已矣。能若是。則雖觴深呂梁之險。不難從容而蹈之。不則外虎內病。眩惑召鬼。險途百出而不窮。其能一一備之哉。

達生之情者。不務生之所無以爲。達命之情者。不務知之所無奈何。養形必先之物。物有餘。而形不養者有之矣。有生必先無離形。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。生之來不能卻。其去不能止。悲夫世之人。以爲養形足以存生。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。則世奚足爲哉。雖不足爲。而不可不爲者。其爲不免矣。夫欲免爲形者。莫如棄世。棄世則無累。無累則正平。正平則與彼更生。更生則幾矣。事奚足棄。

而生奚足遺。棄事則形不勞。遺生則精不虧。夫形全精復。與天爲一。天地者。萬物之父母也。合則成體。散則成始。形精不虧。是謂能移。精而又精。反以相天。子列子問關尹曰。至人潛行不窒。蹈火不熱。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。請問何以至此。關尹曰。是純氣之守也。非知巧果敢之列。居。予語女。凡有貌象聲色者。皆物也。物何以相遠。夫奚足以至乎先。是色而已。同是形色之物耳。未足以相先也。則物之造乎不形。

而止乎無所化。夫得是而窮之者。物焉得而止焉。彼將處乎不淫之度。而藏乎無端之紀。游乎萬物之所終始。壹其性。養其氣。合其德。以通乎物之所造。夫若是者。其天守全。其神無郤。物奚自入焉。夫醉者之墜車。雖疾不死。骨節與人同。而犯害與人異。其神全也。乘亦不知也。墜亦不知也。死生驚懼。不入乎其胸中。是故選物而不懼。彼得全於酒。而猶若是。而況得全於天乎。聖人藏於天。故莫之能傷也。復讎者不折鎖干。夫干將鏃鉤。雖與讎爲用。然報讎者不事折之。以其無心。雖有忮心者。不怨飄瓦。是以天下平均。故無攻戰之亂。無殺戮之刑者。由此道也。不開人之天。而開天之天。

開天者德生。開人者賊生。不厭其天。不忽於人民。幾乎以其真。仲尼適楚。出於林中。見痾僂者承蜩。猶掇之也。仲尼曰。子巧乎。有道邪。曰。我有道也。五六月。累丸二而不墜。則失者錙銖。累三而不墜。則失者十一。累五而不墜。猶掇之也。吾處身也。若厥株拘。吾執臂也。若槁木之枝。厥本或作僂。同其月反。雖天地之大。萬物之多。而惓惓翼翼之知。吾不反不側。不以萬物易蜩之翼。何爲而不得。孔子顧謂弟子曰。用志不分。乃凝於神。其痾僂丈人之謂乎。顏淵問。仲尼曰。吾嘗濟乎觴深之淵。津人操舟若神。吾問焉。曰。操舟可學邪。曰。可。善游者數能。若乃夫沒人。則未嘗見舟。而便操之也。吾問焉。而不吾告。敢問。何謂也。仲尼曰。善游者數能。忘水也。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。而便操之也。彼視淵若陵。視舟之覆。猶其車卻也。覆卻萬方。陳乎前。而不得入其舍。惡往而不暇。以瓦注者巧。以鉤注者憚。以黃金注者殲。其巧一也。而有所矜。則重外也。凡外重者內拙。田開之見周威公。威公曰。吾聞祝腎學生。吾子與祝腎游。亦何聞焉。田開之曰。開之操拔簪以侍門庭。

亦何聞於夫子。威公曰：田子無讓。寡人願聞之。開之曰：聞之夫子曰：善養生者。若牧羊然。視其後者而鞭之。威公曰：何謂也。田開之曰：魯有單豹者。巖居而水飲。不與民共利。行年七十。而猶有嬰兒之色。不幸遇餓虎。餓虎殺而食之。有張毅者。高門縣薄。無不走也。行年四十。而有內熱之病。以死。豹養其內。而虎食其外。毅養其外。而病攻其內。此二子者。皆不鞭其後者也。仲尼曰：無入而藏。藏既內矣。而又入之。陽既外矣。而又出之。此過於出也。無出而陽。陽既外矣。而又出之。此過於出也。柴立其中央。三者若得其名必極。夫畏塗

者。十殺一人。則父子兄弟相戒也。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。不亦知乎。人之所取畏者。衽席之上。飲食之間。而不知爲之戒者。過也。祝宗人立端以臨牢筴。說彘曰：汝奚惡死。吾將三月掾汝。十日戒。三日齋。藉白茅。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。則汝爲之乎。爲彘謀曰：不如食以糠糟。而錯之牢筴之中。自爲謀。則苟生有軒冕之尊。死得於豚楯之上。聚儻之中。則爲之。爲彘謀則去之。自爲謀則取之。所異彘者何也。李云：牢。家室也。筴。木欄也。豚。直轉反。楯。食準反。司馬云：豚猶篆也。楯猶案也。聚儻。棺槨也。桓公田於澤。管仲御。見鬼焉。公撫

管仲之手曰。仲父何見。對曰。臣無所見。公反。謾詒爲病。數日不出。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。公則自傷。鬼惡能傷公。夫忿滯之氣。散而不反。則爲不足。上而不下。則使人善怒。下而不上。則使人善忘。不上不下。中身當心。則爲病。桓公曰。然則有鬼乎。曰。有。沈有履。竈有髻。戶內之煩壤。雷霆處之。東北方之下者。倍阿。鮒。蠶躍之。西北方之下者。則泆陽處之。水有罔象。丘有犇。山有夔。野有彷徨。澤有委蛇。公曰。請問委蛇之狀何如。皇子曰。委蛇其大如轂。其長如轅。紫衣而朱冠。其爲物也。惡聞雷車之聲。則捧其首而立。見之者殆乎霸。桓公戰然而笑曰。此寡人之所見者也。於是正衣冠與之坐。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。紀消子爲王養鬪雞。十日而問雞已乎。曰。未也。方虛憊而恃氣。十日又問。曰。未也。猶應嚮景。十日又問。曰。未也。猶疾視而盛氣。十日又問。曰。幾矣。雞雖有鳴者。已無變矣。望之似木雞矣。其德全矣。異雞無敢應者。反走矣。孔子觀於呂梁。縣水三十仞。流沫四十里。鼃黿魚鼈之所不能游也。見一丈夫游之。以爲有苦而欲死也。使弟子

並流而拯之。數百步而出。被髮行歌。而游於塘下。孔子從而問焉。曰。吾以子爲鬼。察子則人也。請問蹈水有道乎。曰。亡。吾無道。吾始乎故。長乎性。成乎命。與齊俱入。與汨皆出。

磨翁而旋入者齊也。回伏而湧出者汨也。

從水之道。而不爲私焉。此吾所以蹈之也。孔子

曰。何謂始乎故。長乎性。成乎命。曰。吾生於陵。而安於陵。故也。長於水。而安於水性也。不知吾所以然而然。命也。梓慶削木爲鑠。鑠成。見者驚猶鬼神。魯侯見而問焉。曰。子何術以爲焉。對曰。臣工人。何術之有。雖然。有一焉。臣將爲鑠。未嘗敢以耗氣也。必齊以靜心。齊三日。而不敢懷慶賞爵祿。齊五日。不敢懷非譽巧拙。齊七日。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。當是時也。無公朝。其巧專而外骨消。然後入山林。觀天性。形軀至矣。然後成。見鑠。然後加手焉。不然則已。則以天合天。器之所以疑神者。其是與。東野稷以御見莊公。進退中繩。左右旋中規。莊公以爲文弗過也。使之鉤百而反。顏闔遇之。入見曰。稷之馬將敗。公密而不應。少焉。果敗而反。公曰。子何以知之。曰。其馬力竭矣。而猶求焉。故曰敗。

文弗過也。司馬云。謂過織組之文也。使之鉤百而反。司馬

云緩自給其能。圓而驅之。如鉤復迹。百反而不知止。

工倕旋而蓋規矩。指與物化。而不以心稽。故其靈臺一而不桎。忘足履之適也。忘要帶之適也。知忘是非。心之適也。不內變。不外從。事會之適也。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。忘適之適也。有孫休者。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。休居鄉不見謂不修。臨難不見謂不勇。然而田原不遇歲。事君不遇世。賓於鄉里。逐於州部。則胡罪乎天哉。休惡遇此命也。扁子曰。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耶。忘其肝膽。遺其耳目。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。逍遙乎無事之業。是謂爲而不恃。長而不宰。長丁丈反今汝飾知以驚愚。修身以明汙。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。汝得全而形軀具。而九竅無中。道夭於聾盲跛蹇。而比於人數。亦幸矣。又何暇乎天之怨哉。子往矣。孫子出。扁子入。坐有閒。仰天而歎。弟子問曰。先生何爲歎乎。扁子曰。向者休來。吾告之以至人之德。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。弟子曰。不然。孫子之所言是耶。先生之所言非耶。非固不能惑是。孫子所言非耶。先生所言是耶。彼固惑而來矣。又奚罪焉。扁子曰。不然。昔者有鳥止有魯郊。魯君說之。爲

具太牢以饗之。奏九韶以樂之。鳥乃始憂悲眩視。不敢飲食。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。若夫以鳥養養鳥者。宜棲之深林。浮之江湖。食之以委蛇。則平陸而已矣。

司馬云。委蛇。泥鰌。

今休。款啓寡聞之民也。吾告以至人之德。譬之若載鼙以車馬。樂鵠以

鍾鼓也。彼又惡能無驚乎哉。

李云。款。空也。敗。開也。如空之開。所見小也。

養形必先之物。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。

世之富人。口饜腐腸之藥。體習蹶痿之機。情溺伐性之斧。方自詡備物養形。不知形愈羸。而年愈促者比比也。

有生必先無離形。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。

左道之士。吐故納新。餌藥服氣。或守丹田。或守泥丸。妄冀長生久視。不知行之過差。反以致疾促壽。況乎水火盜賊虎狼不虞之害。且更僕難終也。

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。其爲不免矣。

上所述養形之法。雖實不足爲。而世多以爲不可不爲者。是以其爲終不得免焉。

達生之情者。至反以相天。

第一節。本篇主旨。以下雜引故事證之。

不厭其天。不忽於人民。幾乎以其真。

不厭棄其天德。自不至忽略於人事。在上者如是。人民庶幾乎各用其真性。而去其僞飾矣。以上第二節。言至人能全真。

仲尼適楚。至其侑僂丈人之謂乎。

第三節。言純一不貳。道乃通神。

善游者數能。若乃夫沒人。則未嘗見舟。而便操之也。

二句述操舟者之詞。言善游水者。非一朝夕所能。必數習而後能之。操舟之道亦然。若乃夫習慣沒水之人。則雖其生平未嘗見舟。而一旦得舟。即便捷而操之。初無須乎習也。

吾問焉。而不吾告。敢問何謂也。

淵所問者操舟。而其人所答者游沒。故疑其不已告。而更就孔子質之。

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

注。目一的而擊之也。若投壺射覆之屬。列子作擲。釋者謂藏驅之戲。意亦相通。殫亦作殫。與僇音義並同。以瓦以鈎以黃金。設物以酬中者也。瓦無值可言。第足記中數而已。故注者心靜而巧全。發無不中也。帶鈎之質。或銀銅犀玉。薄有所值矣。注者於此有欲得之心。而唯恐不中。故巧亡其半焉。黃金則值愈貴。而得失之心愈矜。故僇惑而莫克一中也。是以求道之人。貧賤者易成。富貴者難就。其所望有儉奢。卽巧拙所由判也。秦始漢武以欲長保富貴而求仙。非所謂金注者殫歟。

顏淵問仲尼曰。至凡外重者內拙。

第四節。言行所無事。則心純而業精。

操拔簪以侍門庭。

言爲師執糞除之役。

視其後者而鞭之。

言母有所遺也。

田開之見周威公。至所異筮者何也。

第五節。戒溺情於一偏。

諛詒爲病。

諛。同嘻。諛詒。太息呻吟也。

夫忿瀦之氣散而不反。則爲不足。上而不下。則使人善怒。下而不上。則使人善忘。不上不下。中身當心。則爲病。

言人之病。皆由忿瀦瀦聚之氣所爲。散而不反。則爲不足。者。汗多亡陽。目眩心悸也。上而不下。則使人善怒者。肝氣逆上。肺不清降。則動多恨怒也。下而不上。則使人善忘者。下多亡陰。怔忡健忘也。不上不下。中身當心者。則爲陽明病。胃腑實熱。往往譫狂如見鬼物。此卽桓公所病也。前論三證。皆屬賓筆。中身之中。讀如字。謂居身之中也。

桓公曰。然則有鬼乎。曰有。

上文所論病源已大明。其非有鬼物可知已。顧公之惑猶未解也。爰直應之曰。下文遂姑妄言之。凡以釋惑愈疾而已。

沈有履至澤有委蛇

諸名或見古書。或出臆造。要之皆變言也。注家必一一求實之。慎哉。

於是正衣冠與之坐。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。

惑解而病已。然則鬼於何有。以上第六節言惑則失性。

紀消子爲王養鬪雞至反走矣

第七節言養全德。

孔子觀於呂梁至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

第八節申第四節意。

梓慶削木爲鐻。鐻成見者驚猶鬼神。

鐻。鐘鼓之附也。亦作虞。考周官考工記梓人職。知古之爲鐻。必備取羸羽鱗三屬之殊形。

異狀。以爲刻飾。今梓慶所爲。奇偉生動。故見者驚猶鬼斧神工也。

外骨消

骨當作滑。仍音骨。言外物之滑亂。消滅無餘也。

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

是謂以天合天也。以上第九節申第三節意。

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

工倕有虞之共工也。旋運轉也。蓋合也。稽考也。言工倕運指自合規矩者。以其指與器物自然同化。而不復用心思以稽考之也。

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

性定則不內變。欲澹則不外從。是以事之際會。無一不適也。

東野稷以御見莊公至忘適之適也

第十節申第五節意

則平陸而已矣。

言無險難也。

有孫休者。至彼又惡能無驚乎哉。

第十一節。應第二節。言至人之德。固與俗殊。

山木第二十

雜述故事。不循一系。其要則謂唯道德可以全生也。

莊子行於山中。見大木枝葉盛茂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。問其故。曰。無所可用。莊子曰。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。夫子出於山。舍於故人之家。故人喜。命豎子殺雁而烹之。豎子請曰。其一能鳴。其一不能鳴。請奚殺。主人曰。殺不能鳴者。明日。弟子問於莊子曰。昨日山中之木。以不材得終其天年。今主人之雁。以不材死。先生將何處。莊子笑曰。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。似之而非也。故未免乎累。若夫乘道德而浮游。則不然。無譽無訾。一龍一蛇。與時俱化。而無肯專爲。一

上一下。以和爲量。浮游乎萬物之祖。物物而不物於物。則胡可得而累耶。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。若夫萬物之情人。倫之傳則不然。合則離。成則毀。廉則挫。尊則議。有爲則虧。賢則謀。不肖則欺。胡可得而必乎哉。悲夫。弟子志之。其唯道德之鄉乎。市南宜僚見魯侯。魯侯有憂色。市南子曰。君有憂色何也。魯侯曰。吾學先王之道。修先君之業。吾敬鬼尊賢。親而行之。無須臾離。居然不免於患。吾是以憂。市南子曰。君之除患之術淺矣。夫豐狐文豹。棲於山林。伏於巖穴。靜也。夜行晝居。戒也。雖飢渴隱約。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。而求食焉。定也。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。是何罪之有哉。其皮爲之災也。今魯國獨非君之皮耶。吾願君削形去皮。洒心去欲。而游於無人之野。南越有邑焉。名爲建德之國。其民愚而朴。少私而寡欲。知作而不知藏。與而不求其報。不知義之所適。不知禮之所將。猖狂妄行。乃蹈乎大方。其生可樂。其死可葬。吾願君去國捐俗。與道相輔而行。君曰。彼其道遠而險。又有江山。我無舟車。奈何。市南子曰。君無形倨。無留居。以

爲君車。君曰：彼其道幽遠而無人。吾誰與爲隣？吾無糧，我無食，安得而至焉？市南子曰：少君之費，寡君之欲，雖無糧而乃足。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，望之而不見其崖，愈往而不知其所窮。途君者皆自崖而反，君自此遠矣。故有人者累，見有於人者憂。故堯非有人，非見有於人也。吾願去君之累，除君之憂，而獨與道游於大莫之國。方舟而濟於河，有虛船來觸舟，雖有棼心之人，不怒。有一人在其上，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，再呼而不聞，於是三呼耶？則必以惡聲隨之。向也不怒而今也怒，向也虛而今也實，人能虛己以游世，其孰能害之？司馬云：方並也。棼必善反。

爾雅云：急也。

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歛，以爲鍾，爲壇乎郭門之外。三月而成，上下之縣。

王子慶忌見而問焉，曰：子何術之設？奢曰：一之閒，無敢設也。奢聞之，旣雕旣琢，復歸於朴。侗乎其無識，儻乎其怠疑。萃乎芒乎，其送往而迎來。來者勿禁，往者勿止。從其彊梁，隨其曲傅。因其自窮，故朝夕賦歛，而毫毛不挫，而況有大塗者乎？孔子圍於陳，蔡之閒，七日不火食。大公任往弔之，曰：子幾死乎？曰：然。子惡死